

古希腊哲学经典研究著作译丛

亚里士多德的
《形而上学》
导论

〔英〕大卫·罗斯 著
徐开来 译

亚里士多德的
《形而上学》
导论

[英] 大卫·罗斯 著
徐开来 译
溥 霖 校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导论/(英)罗斯著;徐开来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古希腊哲学经典研究著作译丛)

ISBN 978-7-100-12852-0

I. ①亚… II. ①罗… ②徐… III. ①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前 384 -前 322)—形而上学 IV. ①B081.1
②B502.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15281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古希腊哲学经典研究著作译丛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导论

[英]大卫·罗斯 著

徐开来 译

溥林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2852-0

2017年6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7½

定价:28.00元

W. D. Ross

ARISTOTLE'S METAPHYS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4

本书根据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 1924 年版译出

《古希腊哲学经典研究著作译丛》
编委会

主编 溥林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张 爽 徐开来 梁中和 曾 怡 溥 林

《古希腊哲学经典研究著作译丛》

总 序

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开端，也是其反思近现代哲学成就和问题的基石；基于对这一开端的回返，在哲学史上开启出了不少新的开端。

汉语学界较为系统地研究古希腊哲学已近百年。经过学者们的努力，古希腊哲学中最主要的经典几乎都已经翻译成了汉语，其中一些甚至有数个译本。哲学著作的经典性总是在哲学史上的解释中呈现出来的。近年来，随着古希腊哲学研究在汉语学界的发展，学界也开始着手翻译和介绍国外历代研究古希腊哲学的经典著作，这表明了我国古希腊哲学研究正朝着更加深入的方向发展。

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古希腊哲学研究的发展，四川大学西方古典哲学研究所与商务印书馆合作，推出《古希腊哲学经典研究著作译丛》。本译丛拟系统译介西方历史上经典的古希腊哲学研究著作（这些研究著作自身在某种意义上又已经成为了经典）；包括导论性的经典研究著作、某一论域的经典研究著作、某一本经典著作的经典解释和评注等。

我们期待学界同仁和读者能够关心和支持本译丛，积极提出批评和建议，帮助我们该丛书出好，共同促进中国的古希腊哲学研究事业的发展。

《古希腊哲学经典研究著作译丛》编委会

2014年6月28日

目 录

译者前言	1
第一章 《形而上学》的结构	10
第一节 相关联的论文	13
第二节 外在的各卷	26
第三节 插入的残篇	33
第四节 《形而上学》的最早版本	36
第二章 苏格拉底、柏拉图及柏拉图主义者	39
第一节 苏格拉底	39
第二节 柏拉图观点的来源	57
第三节 “较早的和较晚的理念论”	62
第四节 理念数和理念的空间量度	67
第五节 居间者	68
第六节 理念数源出于第一原理	74
第七节 理念的空间量度的由来及其在理论中的地位	84
第八节 理念与数目的同一	88
第九节 斯彪西珀斯和克塞诺克拉特斯	94
第三章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学说	101
第一节 《形而上学》的方法	101
第二节 形而上学的主题	102
第三节 形而上学主题的进一步规定	106

2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导论

第四节	范畴	109
第五节	形而上学的主要主题：实体	122
第六节	载体	126
第七节	本质	127
第八节	普遍	145
第九节	本质是实体	151
第十节	个体化原理	156
第十一节	生成分析	163
第十二节	潜能和现实	169
第四章	亚里士多德的神学	179
第五章	《形而上学》的文本	214

译者前言

为了有助于读者朋友们更好阅读罗斯的这本著作，作为译者，有责任就有关问题做一些介绍和说明。在这篇“前言”里，我分三个部分简要叙述三个问题：关于罗斯的生平和著作^①；关于罗斯这本书的整体概况；关于本书翻译有关情况的说明。

(一)

本书作者威廉·大卫·罗斯爵士（Sir William David Ross, 1877—1971）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道德哲学家，更是一致公认的20世纪全世界最为著名的亚里士多德研究专家之一。《斯坦福百科全书》在介绍他的词条中，一开始就高度概括了他在两个领域的学术地位：“威廉·大卫·罗斯爵士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译和阐释，以及对道德哲学，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在古代哲学方面的著作，尤其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多种注解，至今仍被认为是具有最高水准的。许多人相信，罗斯在这个领域的工作，是他对哲学做出的最有价值的贡献。然而，他在道德哲学领域的主要著述，即使没达到同等的价值，也具有持久的意义。他的《正当与善》（*The Right and the Good*）^②虽可争辩，却是二十世纪已经出版

① 这部分的简介主要参考美国《斯坦福百科全书》中对罗斯生平的介绍。

② 该书的中译本由林南根据菲利普·斯特拉顿·莱克（Philip Stratton-Lake）编的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译出，上海译文出版社“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2008年4月出版。

的最为重要的道德哲学著作之一。”我认为，该书对罗斯所做贡献的上述评价，是客观准确的。至少在我所从事并因而熟悉的古希腊哲学研究领域，他受此赞誉当之无愧。

罗斯于 1877 年 4 月 15 日出生于苏格兰。由于他的父亲约翰·罗斯在印度的马哈那伽学院 (Maharaja's College) 当院长，他也随家庭在印度度过了童年的 6 年时光，后回到苏格兰以接受正规系统的教育。他先后在爱丁堡的皇家高级学校 (the Royal High School) 和爱丁堡大学就读。1895 年从爱丁堡大学毕业后，他进入牛津大学的巴力奥尔 (Balliol) 学院深造五年。然后，他被任命为牛津大学奥利尔 (Oriental) 学院的讲师，同时经过考试，被选为该大学墨顿 (Merton) 学院的研究员。1902 年，当他在奥利尔学院被选为哲学导师和团体成员时 (直到 1929 年，他还保持着这个位置)，就不在墨顿学院任职了。他在 1915 年到部队服役 (虽然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结束)，做过代理秘书，后退伍在公共部门任职。1923—1928 年，由于约翰·亚历山大·斯特瓦特 (John Alexander Stewart) 有病，他成为道德哲学的代理怀特教授 (the Deputy White's Professor)。在 1927 年，当这个职位空缺出来时，他拒绝了参加候选，其理由有二，一是他认为 H. A. 普里查德 (Prichard) 是一位更好的道德哲学家，二是他宣称自己更加喜欢在形而上学、古代和最现代的哲学领域工作。但两年后的 1929 年，他就成为了奥利尔学院的院长，且一直干到 1947 年退休。在 1927 年，他被选为英国学会会员 (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并从 1936—1940 年任该学会会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也再次在公共服务中扮演过实质性的角色。1947 年，他成为国际联合学会的会长 (President of the Union Académique In-

ternationale), 而且直到 1949 年, 他还担任皇家出版委员会主席 (the Chairman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the Press)。在退休以后, 他依然继续着他的研究和著述, 出版过多部重要著作。1971 年 5 月 25 日, 他以高龄病逝于牛津, 享年 94 岁。

罗斯在公共服务和学术组织中的各种任职固然贡献不小, 但真正奠定他卓越名望基础的, 还是他在哲学领域里的各种作品。他的著作和论文主要涉及以下两大领域。

一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古希腊哲学。这方面的贡献, 大体表现在下述五点:

他是牛津版亚里士多德英文全集的主编 (开始是与 J. A. 史密斯一起, 后来就单独了), 并亲自翻译了其中最为重要的两部作品——《形而上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

他为牛津古典本系列编辑了一些亚里士多德的希腊文著作, 包括《修辞学》、《物理学》、《论灵魂》和《政治学》;

他单独出版了五部带着长篇导论和详细解说的亚里士多德著作, 它们是:《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两卷)(1924), 《亚里士多德: 物理学》(1936), 《亚里士多德: 动物的部分》(1955), 《亚里士多德: 前后分析篇》(1957), 《亚里士多德: 论灵魂》(1961)

以上面这些翻译、考证、解释性的工作为基础, 他出版了两部个人专著:《亚里士多德》(1923)^①;《柏拉图的理念理论》(*Plato's Theory of Idea*) (1951)。

他在一些杂志上发表过三篇讨论亚里士多德逻辑学思想的

① 该书已由王路翻译为中文,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出版。

论文。

二是道德哲学研究。这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下面的两本著作和三篇文章：

如前所述的他这方面的代表作《正当与善》（1930年第一版），《伦理学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Ethics*）（1939），《伦理学中客观判断的根据》（*The Basis of Objective Judgements in Ethics*）（1927），《道德善行的本性》（*The Nature of Morally Good Action*）（1928—9），《惩罚的伦理学》（*The Ethics of Punishment*）（1929）。

罗斯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一些翻译，虽然现在有了各种各样的新译本，包括《亚里士多德全集》也早就有了新的英文修订本（巴恩斯 [J·Barnes] 主编，普林斯顿大学 1984 年出版），但是，无论在国内外学术界，它们仍然被高度关注。至于他带着导论和注解的那些亚氏著作单行本，一直是且将继续会是专家学者们在古代哲学中劳作时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料来源。他的伦理学著述及其所阐述的观点，虽然在上世纪受到了一些不同立场的道德哲学家们的冷遇，但近些年来，却愈益得到持续不断的辩护。

（二）

我翻译的眼下这本书，只是罗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带有导论和解说的校订文本》（*Aristotle's Metaphysics, A Revised Text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一般都简称为《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一著的“导论”部分。下面，就该书的整体情况做些力所能及的介绍。

该书初版于 1924 年，当时他 47 岁，是牛津大学奥利尔学院的讲师和道德哲学代理教授。该书除“序言”、“参考文献”、“索

引”之外，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导论；他校订的《形而上学》希腊文本；对《形而上学》的详细解说。该书共分两卷，第一卷有“序言”、“参考文献”、“导论”、《形而上学》第 A 至 E 卷的原文和解说，第二卷是《形而上学》第 Z 至 N 卷的原文和解说，以及最后的“索引”。

“序言”较短，只有两页，主要目的是对帮助他完成这部著作的诸多人士表示诚挚谢意。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几位著名的同行专家的提及（因为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他的一些学术倾向）。他说，关于《形而上学》的结构问题，他从耶格尔教授杰出的著作中学到了很多；亚里士多德对前辈哲学家叙述的研究，他得到了策勒尔、第尔斯和伯奈特经典性著作极大的帮助；所提及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残篇，则与第尔斯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Vorsokratiker）的编号相一致；他也感谢 M. 罗宾（Robin）对柏拉图思想后期发展的研究以及托马斯·赫斯爵士（Sir Thomas Heath）论希腊数学和天文学的著作。

“参考文献”中，他列出了主要的 91 部（篇），从古代注释家们的评注到他同时代学者的成果，最晚的是耶格尔 1923 年在柏林出版的《亚里士多德》一书和发表的一篇论文。

“导论”是罗斯为使读者更好读懂《形而上学》而精心撰写的一篇长文（完全可以独立成书）。对于一般读者（指主要兴趣仅仅限于更好地了解《形而上学》这本书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思想的读者）而言，它也是全书最有意义的部分。由于该“导论”的全文就在后面，每位读者都有权利进行独立评判，这里无需我过多赘言。

罗斯校订的这个《形而上学》希腊文本，花了不少的真功夫。

他不仅比较性地参考了十多个《形而上学》已有文本和注释（详情请见该书“导论”的第五章——“《形而上学》的文本”中的介绍），而且在每页希腊原文的下面，都加了不少脚注式的说明，把不同文本中的不同措辞或表述一一列出。如果把这些注解性说明的文字加在一起译成中文，估计不会少于十万字。透过这些细小、枯燥而琐碎的文字，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罗斯深厚的史料和学养功底，还有他献身学术、甘守寂寞的诚心、细心和耐心。

更为人称道的是他对《形而上学》全文的解说。在体例上，他的解说分为两部分（这一点，他在“序言”中作了简单说明），一是在对每个部分（通常是对《形而上学》各卷的每一章）进行详细的解说之先，前置性地对该部分内容作概要分析（brief analysis），以陈述亚氏的主要观点和论证过程等，相当于比较详细一点的内容概要；二是解说本身（the commentary itself）。“概要分析”他做得较细，也很有逻辑条理。例如他对A卷第1、2章的分析，先有一个大标题“（I）智慧是首要原因的知识（第1、2章）”，再有两个小标题，即“（A）智慧是原因的知识（第1章）”和“（B）是智慧的那种知识关涉的是首要原因（第2章）”，在每个小标题下，又有（1）、（2）、（3）、（4）等对亚氏原著思路或要点的分析（具体内容见该书第一卷第114、120页）。“解说”部分则更为详尽，凡是原著中重要的，或不好理解的，或学术界认识有分歧的，或关键性、疑难性的单词，他都给予解说。在解说时，他特别注重与亚氏在其他地方中的说法进行对比。

正是因为该书无论在希腊原文的校勘还是内容的分析解说上都有翔实丰富的材料和细致独到的研究，所以，该书的学术价值

是无可争议的。也正因如此，该书出版后，得到了全世界学术界的高度认可。这里仅举两例便可看出该书受重视的程度：一是该书自1924年初版以来，到上世纪70年代的短短50年中，已连续重印再版了六次，分别是1948、1953、1958、1966、1970和1975年；二是在由J.巴恩斯编（参与写作的作者除他之外，还有五位）的《剑桥亚里士多德研究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ristotle*）（1995年第一版，剑桥大学出版社）中，在给读者提“阅读建议”时，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首推的就是罗斯这本书，而且使用了“无价之宝”的评价（参见廖申白教授等译的该《指南》中文本第38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三）

对学术价值如此之高的这本著作，却一直没有中译本问世，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件憾事。所以，我们编委会在策划这套“古希腊哲学经典研究著作译丛”时，大家一致决定将该书列为第一批书目，并分工由我担任翻译。我既感荣幸，又实实在在有一股无形的压力。

从前年下半年开始，我正式开始翻译，经过一年半时断时续的工作，终于译完了该书的“导论”部分，不到15万字。我想借写这篇“译者前言”的机会，说明以下两层意思。

一是为什么只译了该书“导论”，而没有译完全书？主要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从读者面考虑。除了少数专业工作者和以亚里士多德哲学为研究内容的博士、硕士生外，绝大多数希望了解和阅读《形而上学》这部经典名著的读者，是完全可以“通过”“导

论”的阅读，获得其帮助的，而对于前一部分学者，相信他们都有比较好的古希腊语和英语基础，能够自行读完罗斯的全书，以弥补未译的内容。其二也有时间上的考虑。罗斯的这部大著作，两卷加起来有一千多页，即使除去正文的希腊文不译，要把其余内容全都翻过来，估计得有70-80万字，按我的精力和能力，至少需要五年才能够完成，而这就会严重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导论”部分与汉语读者见面的时间。正是出于上述考虑，在与商务印书馆商得一致意见后，才决定只译“导论”。

二是向诸多人士表达诚挚的谢意。为了让汉语世界的读者朋友更多分享西方学术界研究希腊哲学的多项重要成果，四川大学古希腊哲学与欧洲中世纪哲学研究所的同仁，决定齐心协力，推出一套“古希腊哲学经典研究著作译丛”，把那些堪称“经典”的研究大家们的著作选择性地介绍过来。当我们尝试与商务印书馆洽谈时，立即得到了他们的响应。在此，要特别感谢陈小文副总编辑、关群德编审和李涛博士，是他们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促成了这套译丛的问世。尤其是本书责编李涛博士，为这本小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其次要感谢的，是本书校定者溥林教授，他不仅认真校阅了译稿，还帮助我解决了原著中一些拉丁语和德语的翻译问题以及希腊原文的排印问题。再次要感谢的，是梁中和副教授和王哲同学，他们帮我查找、复印了一些相关材料。最后，要对我的妻子余雅俐女士表达特别的谢意，她除了承担全部家务以确保我安心译作外，还一如既往地扮演着电脑录入人员的角色，以弥补我这机盲的种种不足。

尽管有众多亲友和同志的无私相助，但限于我本人的能力和

精力，译文中肯定存在不少问题，乞望学界同仁和读者朋友们不吝赐教。

徐开来

2015年3月18日于川大竹林村